

宋  
史

冊  
卷



宋史卷二百九十九

齊梁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五十八

狄斐子遵度

郎簡晉公期人孫祖德

張若谷

石揚休

祖士衡

李溥

胡則

李仕衡

李溥

薛頤

顏璽

許元

鍾離瑾

孫沖

崔嶧

田瑜

施昌言

狄斐字輔之潭州長沙人少隨父官徐州以文謁路振器愛之妻以女舉進士甲科以大理評事知分宜縣歷開封府司錄知壁州道長安爲寇準所厚準復入相乃薦通判益州擢開封府判官歷京西益州路轉運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知廣州加直昭文館代還不以南海物自隨人稱其廉拜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權判吏部流內銓出知滑州進給事中徙天雄軍會給

郊賞帛不善士卒譁譟趣府門斐不能治事聞命侍御史劉夔按視未及境衆不自安斐馳白夔請給以行河事夔至與轉運使李絳誅首惡數人斐坐罷懦降知隨州徙同州勾當三班院進樞密直學士歷知陝鄭州河中河南府復判流內銓出知揚州未行卒有狄國賓者仁傑之後分仁傑告身與斐斐奏錄國賓一官而自稱仁傑十四世孫斐在河中時有中貴人過郡言將援斐於上前斐荅以他語退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侍從可以老而自汚耶其爲政愷悌不爲表暴死之日家無餘貲子遵度字元規少穎悟篤志於學每讀書意有所得卽仰屋瞪視人呼之弗聞也少舉進士一斥於有司恥不復爲以父任爲襄縣主簿居數月棄去好爲古文著春秋雜說多所發明嘗患時學靡敝作擬皇太子冊文除侍御史制裴晉公傳人多稱之尤嗜杜甫詩嘗讚其集一夕夢見甫爲誦世所未見詩及覺纔記十餘字遵度足成之爲佳城篇後數月卒

有集十二卷

郎簡字叔廉杭州臨安人幼孤貧借書錄之多至成誦進士及第補試祕書省

校書郎知寧國縣徙福清令縣有石塘陂歲久湮塞募民浚築溉廢田百餘頃  
邑人爲立生祠調隨州推官及引對真宗曰簡歷官無過而無一人薦是必恬  
於進者特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分宜縣徙知竇州縣吏死子幼贅壻僞爲券  
冒有其貲及子長屢訴不得直乃訟于朝下簡劾治簡示以舊牘曰此爾翁書  
耶曰然又取僞券示之弗類也始伏罪徙藤州興學養士一變其俗藤自是始  
有舉進士者通判海州提點利州路刑獄官罷知泉州累遷尚書度支員外郎  
廣南東路轉運使擢祕書少監知廣州捕斬賊馮佐臣入判大理寺出知越州  
復歸判尚書刑部出知江寧府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知揚州徙明州以尚書  
工部侍郎致仕祀明堂遷刑部卒年八十有九特贈吏部侍郎簡性和易喜賓  
客卽錢塘城北治園廬自號武林居士道引服餌晚歲顏如丹尤好醫術人有  
疾多自處方以療之有集驗方數十行于世一日謂其子絜曰吾退居十五年  
未嘗小不憚今意倦豈不逝歟就寢而絕幼從學四明朱頓長學文於沈天錫  
旣仕均奉資之後二人亡又訪其子孫爲主婚嫁平居宴語惟以宣上德救民

患爲意孫汚知杭州榜其里門曰德壽坊然在廣州無廉稱蓋爲絜所累絜終  
尚書都官員外郎

孫祖德字廷仲濰州北海人父航監察御史淮南轉運祖德進士及第調濠州  
推官校勘館閣書籍時校勘官不爲常職滿歲而去改大理寺丞知榆次縣上  
書言刑法重輕以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西京留守司方冬苦寒詔罷內外工  
作而錢惟演督脩天津橋格詔不下祖德曰詔書可稽留耶卒白罷役入爲殿  
中侍御史遷侍御史章獻太后春秋高疾加劇祖德請還政已而疾少間祖德  
大恐及太后崩諸嘗言還政者多進用遂擢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知  
諫院言郭皇后不當廢獲罪以贖論久之遷天章閣待制時三司判官許申因  
宦官閻文應獻計以藥化鐵成銅可鑄錢裨國用祖德言僞銅法所禁而官自  
爲是教民欺也固爭之出知兗徐蔡州永興軍徙鳳翔府請置鄉兵改龍圖閣  
直學士知梓州累遷右諫議大夫知河中府歷陳許蔡潞鄆亳州應天府以疾  
得潁州除吏部侍郎致仕卒有論事七卷祖德少清約及致仕娶富人妻以規

有其財已而妻悍反資以財而出之子珪江東轉運使  
張若谷字德繇南劍沙縣人進士及第爲巴州軍事推官會蜀寇掠隣郡若谷  
攝州事率衆爲守禦備賊乃引去調全州軍事推官入見真宗識其名顧曰是  
嘗在巴州禦賊者耶特改大理寺丞知濬陽縣三司言廣寧監歲鑄緡錢四十  
萬其主監宜擇人乃以命若谷歲餘所鑄贏三十萬緡擢知處州歷江湖淮南  
益州路轉運江淮制置發運使入爲三司度支鹽鐵副使累遷右諫議大夫知  
并州先是麟府歲以繒錦市蕃部馬前守輒罷之若谷以爲互市所以利戎落  
而通邊情且中國得戰馬亟罷之則猜阻不安奏復市如故而馬入歲增提舉  
諸司庫務權判大理寺進樞密直學士歷知澶州成德軍揚州江寧府入知審  
官院糾察在京刑獄知通進銀臺司應天府改龍圖閣學士徙杭州會歲饑斤  
餘廩爲糜粥賑救之權判吏部流內銓知洪州累官至尚書左丞致仕若谷素  
爲宰相張士遜引拔然所至亦自有循良跡不激訏取名云

石揚休字昌言其先江都人唐兵部郎中仲覽之後後徙京兆光七代祖藏用右

羽林大將軍明於曆數嘗召家人謂曰天下將有變而蜀爲最安處乃去依其親眉州刺史李滄遂爲眉州人揚休少孤力學進士高第爲同州觀察推官遷著作佐郎知中牟縣縣當國西門衣冠往來之衝也地瘠民貧賦役煩重富人隸太常爲樂工僥倖免役者凡六十餘家揚休請悉罷之改祕書丞爲祕閣校理開封府推官累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歷三司度支鹽鐵判官坐前在開封嘗失盜出知宿州頃之召入爲度支判官脩起居注初記注官與講讀諸儒皆得侍坐邇英閣揚休奏史官記言動當立以侍從其言判鹽鐵勾院以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同判太常寺初內出香祠溫成廟帝誤書名稱臣揚休言此奉宗廟禮有司承誤不以聞帝嘉之兼勾當三班院爲宗正寺脩玉牒官遷工部郎中未及謝卒揚休喜閑放平居養猿鶴玩圖書吟詠自適與家人言未嘗及朝廷事及卒發楮中所得上封事十餘章其大略請增諫官以廣言路置五經博士使學者專其業出御史按察諸道以防壅蔽復齒胄之禮以強宗室擇守令重農桑禁奢侈皆有補於時者然揚休爲人慎默世未嘗以能言待之也至於誥

命尤非所長平生好殖財因使契丹道感寒毒得風癆謁告歸鄉別墳墓揚休  
初在鄉時衣食不足徒步去家十八年後以從官還鄉里疇昔同貧窶之人尙  
在皆曰昌言來必賄我矣揚休卒不揮一金反遍受里中富人金以去

祖士衡字平叔蔡州上蔡人少孤博學有文爲李宗諤所知妻以兄子楊億謂  
劉筠曰祖士衡辭學日新後生可畏也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通判蘄州再  
遷殿中丞直集賢院改右正言戶部判官未幾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遷起居舍  
人注釋御集檢閱官遂知制誥爲史館脩撰糾察在京刑獄同知通進銀臺司  
天聖初以附丁謂落職知吉州言者又以在郡不脩飭復降監江州稅士衡兒  
時過外家有僧善相見之語人曰是兒神骨秀異他日有名于時若年過四十  
當位極人臣年三十九卒于官

李垂字舜工聊城人咸平中登進士第上兵制將制書自湖州錄事參軍召爲  
崇文校勘累遷著作郎館閣校理上導河形勝書三卷欲復九河故道時論重  
之又累脩起居注丁謂執政垂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爲宰相不以公道

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觀其所爲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遷潁晉絳三州明道中還朝閣門祗候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輓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年六十九五子仲昌最知名銳於進取嘗獻計脩六塔河無功自殿中丞責英

州文學參軍

張洞字仲通開封祥符人父惟簡太常少卿洞爲人長大眉目如畫自幼開悟卓犖不羣惟簡異之抱以訪里之卜者曰郎君生甚奇必在策名後當以文學政事顯既誦書日數千言爲文甚敏未冠曇然有聲遇事慷慨自許以有爲時趙元昊叛擾邊關隴蕭然困於飛輓且屢喪師仁宗太息思聞中外之謀洞以布衣求上方略召試舍人院擢試將作監主簿尋舉進士中第調漣水軍判官遭親喪去再調潁州推官民劉甲者強弟柳使鞭其婦旣而投杖夫婦相持而

泣甲怒逼柳使再鞭之婦以無罪死吏當夫極法知州歐陽脩欲從之洞曰律以教令者爲首夫爲從且非其意不當死衆不聽洞卽稱疾不出不得已讞於朝果如洞言脩甚重之晏殊知永興軍奏管勾機宜文字殊儒臣喜客游其門者皆名士尤深敬洞改大理丞知鞏縣會殊留守西京復奏知司錄殊晚節驟用刑幕府無敢言洞平居與殊賦詩飲酒傾倒無不至當事有官責持議甚堅殊爲沮止洞亦自以不負其知樞密副使高若訥參知政事吳育薦其文學宜爲館職召試學士院充祕閣校理判祠部時天下戶口日蕃民去爲僧者衆洞奏至和元年敕增歲度僧舊敕諸路三百人度一人後率百人度一人又文武官內臣墳墓得置寺撥放近歲滋廣若以勳勞宜假之者當依古給戶守冢禁毋樵採而已今祠部帳至三十餘萬僧失不裁損後不勝其弊朝廷用其言始三分減一知太常禮院宰相陳執中將葬洞與同列諡爲榮靈其孫訴之詔孫抃等復議改曰恭洞駁奏執中位宰相無功德而罪戾多生不能正法以黜之死猶當正名以誅之竟從抃等議初皇后郭氏忤旨得罪廢沒後仁宗悔之詔

追復其號二十餘年矣至是有司請祔於廟知制誥劉敞以謂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不許其禮洞奏后嘗母天下無大過惡中外所知陛下旣察其偶失恭順洗之於旣沒猶曰不許其禮於義無當且廢后立后何嫌於嫡此當時大臣護已然之失乖正名之典而敞復引春秋用致夫人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敞議非是若從變禮尙當別立廟不行轉太常博士判登聞鼓院仁宗方嚮儒術洞在館閣久數有建明仁宗以爲知經會覆攷進士崇政殿因賜飛白善經字寵之洞獻詩謝復賜詔獎諭出知棣州轉尙書祠部員外郎河北地當六塔之衝者歲決溢病民田水退強者遂冒占弱者耕居無所洞奏一切官爲標給蠲其租以綏新集河北東路民富蠶桑契丹謂之綾絹州朝廷以爲內地不慮洞奏今滄景契丹可入之道兵守多缺契丹時以販鹽爲名舟往來境上此不可不察願度形勢置帥增屯戍以控扼之時天下久安薦紳崇尚虛名以寬厚沉默爲德於事無所補洞以謂非朝廷福又謂諫官持諫以震人主不數年至顯仕此

何爲者當重其任而緩其遷使端良之士不亟易而浮躁者絕意致書歐陽脩  
極論之召權開封府推官英宗卽位轉度支員外郎英宗哀疚或經旬不御正  
殿洞上言陛下春秋鼎盛初嗣大統豈宜久屈剛健自比冲幼之主當躬萬機  
攬羣材以稱先帝付畀之意厭元元之望大臣亦以爲言遂聽政命考試開封  
進士旣罷進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  
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英宗意解詔訊祁國公宗說獄宗  
說恃近屬貴驕不道獄具英宗以爲辱國不欲暴其惡洞曰宗說罪在不宥雖  
然陛下將懲惡而難暴之獨以其阨不辜數人置諸法可矣英宗喜曰卿知大  
體洞因言唐宗室多賢宰相名士蓋其知學問使然國家本支蕃衍無親疎一  
切厚廩之不使知辛苦婢妾聲伎無多寡之限至減禮義極嗜欲貸之則亂公  
共之法刑之則傷骨肉之愛宜因秩品立制度更選老成教授之宗室緣是怨  
洞痛詆訾言上亦起藩邸賴察之不罪也轉司封員外郎權三司度支判官對  
便殿稱旨英宗遂欲進用大臣忌之出爲江西轉運使江西游饑徵民積歲賦

洞爲奏免之又民輸油絹不中度者舊責以滿匹洞命計尺寸輸錢民便之移淮南轉運使轉工部郎中淮南地不宜麥民艱於所輸洞復命輸錢官爲糴麥不踰時而足洞在棣時夢人稱敕召者旣出如拜官然顧視旌旗吏卒羅于庭至是夢之如初自以年不能永教諸子部分家事未幾卒年四十九

李仕衡字天均秦州成紀人後家京兆府進士及第調鄠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仕衡鞠死囚五人活者四人重進卽其家謂曰子有陰施此門當高大之徙知彭山縣就加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父益以不法誅仕衡亦坐除名後會赦寇準薦其材盡復其官領渭橋輦運通判邠州再遷祕書丞徙知劍州王均反仕衡度州兵不足守卽棄城焚芻粟輦金帛東守劍門旣而賊陷漢州攻劍州州空無所資卽趨劍門仕衡預招賊衆得千餘人待之不疑賊將至與鈐轄裴臻迎擊之斬首數千級乃乘驛入奏擢尚書度支員外郎賜服紺魚已而使者言仕衡嘗棄城降監虔州稅召還判三司鹽鐵勾院度支使梁鼎言商人入粟于邊率高其直而售以解鹽商利益博國用日耗請調丁夫轉粟而輦鹽諸

州官自鬻之歲可得緡錢三十萬仕衡曰安邊無大於息民今不得已而調斂  
之又增以轉粟輓鹽之役欲其不困何可得哉不聽遂行鼎議而關中大擾乃  
罷鼎度支使以仕衡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徙陝西初歲出內帑緡錢三十萬助  
陝西軍費仕衡言歲計可自辦遂罷給真宗謁陵寢四幸洛仕衡獻粟五十萬  
斛又以三十萬斛餽京西朝廷以爲材召爲度支副使上言關右旣弛鹽禁而  
永興同華耀四州猶率賣鹽年額錢請減十之四詔悉除之累遷司封郎中爲  
河北轉運使又奏罷內帑所助緡錢百萬建言河北歲給諸軍帛七十萬而民  
艱於得錢悉預假於里豪出倍償之息以是工機之利愈薄方春民不足請戶  
給錢至夏輸帛則民獲利而官用足矣詔優其直仍推其法于天下封泰山獻  
錢帛芻糧各十萬見于行宮遷右諫議大夫祀汾陰又助錢帛三十萬乃命同  
林特提舉西京陝西轉運事權知永興軍進給事中踰月以樞密院直學士知  
益州頃之河北闕軍儲議者以爲仕衡前過助封祀費真宗聞之以爲河北都  
轉運使駕如亳州又貢絲綿縑帛各二十萬後集粟塞下至鉅萬斛或言粟腐

不可食朝廷遣使取視之而粟不腐也棣州汚下苦水患仕衡奏徙州西北七十里旣而大水沒故城丈餘南郊復進錢帛八十萬先是每有大禮仕衡必以所部供軍物爲貢言者以爲不實仕衡乃條析進六十萬皆上供者二十萬卽其羨餘帝不之罪謂王旦曰仕衡應猝有材人欲以此中之然朝廷所須隨大小卽辦亦其所長也明年旱蝗發積粟賑民又移五萬斛濟京西遷尚書工部侍郎權知天雄軍民有盜瓜傷主者法當死仕衡以歲饑奏貸之盜起淄青間遷刑部侍郎知青州前守捕羣盜妻子寘棘圍中仕衡至悉縱罷之使去未幾其徒有梟賊首至者入爲三司使帝作寬財利論以賜之乃更陝西入粟法使民得受錢與茶舊市羊及木責吏送京師而羊多道死木至湍險處往往漂失吏至破產不能償仕衡乃許吏私附羊免其算使得補死者聽民自採木輸官用入粟法償其直遷吏部侍郎仁宗卽位拜尚書左丞以足疾改同州觀察使知陳州州大水築大隄以障水患徙潁州復知陳州曹利用仕衡壻也利用被罪降仕衡左龍武軍大將軍分司西京歲餘改左衛大將軍卒其後諸子訴其

父有勞於國非意左遷詔追復同州觀察使仕衡前後管計事二十年雖才智過人然素貪家貲至累鉅萬建大第長安里中嚴若官府子不緒蔭補將作監主簿及仕衡歸老不緒時爲尚書虞部員外郎請解官就養朝廷以爲郎故事不許請削一官乃聽未幾還之居十餘年仕衡死服除久之不出大臣爲言起簽書永興軍節度判官事歷通判永興軍同州知解州興元府華州累遷司農卿致仕卒不緒居官廉靜不爲矯激家多圖書集歷代石刻爲數百卷藏之

李溥河南人初爲三司小吏陰狡多智數時天下新定太宗厲精政事嘗論及財賦欲有所更革引三司吏二十七人對便殿問以職事溥詢其目請退而條上命至中書列七十一事以聞四十四事卽日行之餘下三司議可否於是帝以溥等爲能語輔臣曰朕嘗諭陳恕等如溥輩雖無學至於金穀利害必能究知本末宜假以色辭誘令開陳而恕等強愎自用莫肯詢問呂端對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寇準曰孔子入太廟每事問蓋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也帝以爲然悉擢溥等以官賜錢幣有差溥爲左侍禁提點三司孔目官請著內外百官